

續金華叢書



續金華叢書



悅齋文鈔卷八

續金華叢書

宋金華唐仲友撰

顏曾論

聖人之傳道必以心心學之不明似是而非之說有以惑之也昔者孔門之高弟得夫子之心傳者惟顏子與曾子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顏子之悟道如此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曾子之悟道如此觀其默會自得於意言之表似非積習之所能致深求其端未有不始於至誠力學者後世之士求其說而不得反流而入於釋以爲道者當超詣頓解徑進於聖人之域相與用心於不可測度之地而學問修爲之功幾於盡廢畢世窮年茫然如捕風捉影卒無分毫之得乃曰吾之學心學也內以欺於己外以欺於人是豈真如顏曾者哉道如都邑學如行人道之不可不學猶適都邑之不可不行也自誠而明知津者也自明而誠問塗者也知津則一矣他歧不能惑也問塗者所以求乎一

也吾觀夫子其知津而至者乎吾觀顏曾其問塗而知者乎夫子大聖人也生知之性世無及焉嘗自言其進道之序必自十有五至於七十自志於學至於從心不以知道而廢其學也顏曾之在弟子中其學最篤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顏子之學也吾曰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曾子之學也二子之悟道豈非問塗而進於知者乎後之學者不爲顏子之服膺而求顏子之不違不爲曾子之三省而求曾子之一唯皆躡等而學不行而求至者也其去道豈不遠哉雖然吾觀孔門若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宰予之言語游夏之文學雖卓然有得於聖人而皆不造於心傳之秘夫子亦嘗一告子貢而未之達也顏曾退然處於其間若無能焉而獨傳夫子之妙何哉人之心本虛而靜反觀內融道將安往惟望於物則失其所謂虛惟譎於知則失其所謂靜本心一喪道非我有矣顏之屢空則物不能窒矣曾之魯則知不能誘矣既虛而靜謂之清明一貫之理已存心中此二子之所以悟道

而弟子之所以不及歟然則欲求顏曾之悟當自好學始欲求顏曾之學當自寡欲始

子思論

君子之道莫大於知人亦莫難於知人爲國而不知人國必危修身而不知人身必辱事親而不知人或失其孝事君而不知人或喪其忠故君子莫大於知人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於色也佞或似忠姦或似賢智或若愚巧或若拙深情厚貌險於山川故君子莫難於知人昔者聖人之設教未嘗不以知人望學者也論語二十篇雖出於門人所記然其次序先後亦必祖述吾聖人之遺意今觀一篇之末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一書之終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此蓋夫子常常諷誦之言故門人得以記之也至其言知人之方則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是說也學者皆知之矣然得其視未得其所以視得其觀未得其所以觀得其察未得其所以察雖勞其精神竭其思慮人固未

易知也吾觀子思其得聖人之所以知人乎中庸之言曰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嗚呼此子思盡發夫子之秘直指知人之道以詔天下後世也所謂知天者非若淫巫瞽史屑屑乎吉凶禍福之說也知天理而已天之聰明可一言而盡以至公之道循自然之理無以一毫之私介乎其間也倘吾方寸之中若天道之公無人欲之累湛然虛明洞見物理雖天地猶將鑒之而況於人乎嘗觀帝堯之知人益知子思之言不可易也夫子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心也放齊薦朱堯知其嚚訟驩稱共工堯知其庸違四岳舉鯀堯知其方命堯之知人若是審者知天故也吾夫子之門人得是道者蓋鮮矣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其賢之也蓋譏之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而聞則其方人未免出於用智也子思學於曾子得夫子之正統斷然以知天之說筆之於書其過子貢不亦遠乎雖然知天之道非他求也人之性本同乎天物誘於外純白乃喪反而

求之一心有餘師矣孟子學子思者七篇之書於盡心深致意焉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言天理之不外乎性也然則夫子知人之說得子思而明子思知天之說得孟子而明聖賢之言更相表裏者也

孟子論

義利之說相資以爲用不患其並立而患利之偏勝此聖賢之立言所以不同也易以元亨利貞爲乾之四德文言釋之曰利者義之和也義利豈可以相無哉至孟子游於戰國始專以義爲言凡及於利者必深詆之非惡於利而好爲甚高之論也因時救弊不得不然也昔者堯不以天下利丹朱而以舜利天下舜不以天下利商均而以禹利天下當時信之後世仰之灼知堯舜以天下之大義興天下之大利也故義利之說並立而不害不辨而自明至於禹之傳子非以爲利也將以息天下之爭也後世已疑其德衰湯之放桀非以爲利也將以除天下之虐也後世果以爲口實禹湯皆聖人也時非唐虞

不得已而爲夏商天下之君子固知其心而衆人或未之知也於是義利之說始交相勝而不明矣武王之克商無以異乎湯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則義士固非周矣商民之心亦不能無疑於周周公作書諄復諭之若曰非我小國敢弋商命又曰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又曰非予罪時惟天命其言武王則曰不敢替厥義德其命康叔則曰用其義刑義殺深欲天下知周之伐紂非利而爲之皆義而已矣至於周衰王者不作齊桓晉文始假義以濟其利伐楚以責貢納王以示民夫豈出於誠心哉吾夫子蓋愍之乃判爲義利之說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放於利而行多怨門弟子知之故曰子罕言利夫子之言已有心於救世矣逮至戰國先王之道喪天下始專於趨利而不知有義爲君者好利而忘其民爲臣者見利而遺其上游說之士朝縱而暮衡捭闔之徒俯賀而仰弔若孫吳申商蘇張公孫衍之屬旣甘心於爲利楊墨之說又乘間而入之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是賊義以利其身也墨子兼愛

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是賊仁以利於人也孟子以一身扶持王道
倘不深斥爲利之說以專明吾義不幾於推波助瀾抱薪救火乎是
故答梁王則曰王何必曰利闢宋桎則曰何必曰利不從陳代枉尺
直尋之請力辨萬章割烹食牛之問鄙儀衍爲妾婦之道斥楊墨於
禽獸之域至於湯武放伐之事往復論之尤爲詳明夫豈好辯哉將
以存吾義也雖時君謂之迂濶終莫能聽然使萬世之下知有仁義
之說不相胥而爲夷狄者孟子之力居多也世之論者謂夫子以周
爲至德言武爲未盡善而孟子告諸侯則每言湯武之事殊不知春
秋之際諸侯猶有畏義之心而王室之衰微未若戰國之甚故夫子
不忍言湯武之事而每有爲東周之心至於孟子之世天下合爲六
皆國富兵強侈然有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之志故孟子
每言湯武而要之仁義使諸侯知有仁義之說則征伐之事敢輕爲
之乎是乃孟子之所以存周也然則義利之道得堯舜而行義利之
說得孔孟而明聖人之有功於後世豈不大哉

荀卿論

戰國之際七雄以詐力相傾處士橫議申子商君蘇秦張儀虞卿犀首吳起孫臏之流既以富強約闔之術徼時好以取富貴淳于髡鄒衍列禦寇莊周田駢慎到楊朱墨翟之徒又相與造爲異端充塞天下聖人之道不絕如綫所幸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雖周游天下窮老無所致用而垂世教孟子之書七篇荀卿之書二十二篇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專以明王道黜霸功闢異端息邪說皇皇乎仁義禮樂性命道德之旨二書蓋相表裏矣後世學者推尊之曰孟荀莫敢少貶或皆稱其優入聖域或皆許以王者之師以爲誠然以吾觀之孟子而用必爲王者之佐荀卿而用不過霸者之佐二子不可同日而語也王霸之道起於用心誠與不誠之間至其所就乃有霄壤之異故自其外而觀之王者爲仁霸者亦爲仁王者爲義霸者亦爲義王者有禮信霸者亦有禮信王者有刑政霸者亦有刑政及自其內而觀之王者之心一出於誠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霸者之心雜出於詐故假仁以爲利利勝而仁衰仗義以率
人人從而義廢湯武威文由此分也商自契至於成湯周自后稷至
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豈有心於得天下哉正心誠意於閭門
之內而道化行於萬里發政施仁於朝廷之上而德澤溢乎四海其
植本固其流波遠天下欣然歸之有不可辭者後世憑藉其德斯民
愛戴之心至數百年而未已是豈出於僞爲者哉若威文之霸也救
邢封衛以竊存亡之仁伐楚會世子以假尊王之義伐原以示之信
大蒐以示之禮類非出於誠心故葵邱之會振矜而失諸侯河陽之
狩以臣而召天子不終其身而德業俱喪僞爲之事可暫而不可以
久故也吾觀荀卿之書若尊王而賤霸矣至於論王霸之說則不一
而足旣曰粹爲王而駁爲霸又曰義立而王信立而霸又曰隆禮尊
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又曰善日者王善時者霸是何說之多端然
以卿之不知本故也卿之言性曰人性惡其善者僞也夫善之可以
僞爲則仁義禮信何適而非僞四者旣出於僞何適而非霸者之心

其去王者不亦遠乎吾以是知卿之用必爲霸者之佐也卿之言旣不用於世而李斯之學實出於卿斯用於秦卒燔六國而夷之又佐始皇焚詩書殺學士以愚黔首卿之僞蓋不以啟之使卿用雖未邪斯之過其不能爲王者之佐固昭然矣或曰卿之書言誠多矣若曰君子養心莫善於誠又曰誠者君子之所守而政事之本也卿豈不知王道之出於誠哉曰子以爲誠者自外至耶將在內耶性者與生俱生誠者天之道初非二物也旣以性爲惡則誠當自外入外入則僞烏覩所謂誠乎人之性善如火熱而水寒其誠如水之能潤火之能熱也今旣更之曰水熱而火寒又求其火熱水潤之功豈不惑哉然則孟子之必爲王佐何也曰孟子之言王霸蓋亦多矣而不外誠僞之說故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又曰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其言深知王霸之本則其爲王佐斷可識也吾觀告子先孟子不動心又其言辨幾與孟子角至於言義則以爲外言性則以爲猶杞柳故孟子力詆之卒挫其說苟卿之書

其辨誠過人至其化性起僞有似乎戕賊杞柳之說然則荀卿者告子之僞非孟子比也

性論

天下之易知者莫若性難言者亦莫若性性者生之質人所受之於天者也性不可見而寓於心隱於吾心而求之性豈難知哉然性之端甚微而其動則雜出於情欲之間自其外而觀之性與欲殆不可辨此言性之所以難也昔者夫子嘗言性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嘗言性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二聖賢之言固已較然明甚故孟子祖述其意專道性善以曉天下當時若告子者屢爲異論終見誅於孟子至荀卿乃有性惡之說至揚雄乃有善惡混之說至韓愈乃有上中下之說孟荀揚韓皆大儒而言各不同後人莫敢輕議而益惑矣吾於四子之說竊有取於孟子故不得不助孟子而與三子辯木之生也有榦楠有櫟有櫟爲舟爲器爲弓

爲輪之不同而曲直之性則一水之流也有河海有行潦爲澤爲沼爲汜之不同而潤下之性則一人性亦猶是也今見人之有智愚中人因謂性有三品然則水木之性復有幾品乎此韓子之失也炎上者火之性厝諸層臺之巔可使趨下就下者水之性激之數仞之谷可使在山人性亦猶是也今見人之有不善遂以爲善惡混然則水火之性亦上下混乎此楊子之失也至於性惡之說爲害尤大性本善也而以爲惡善本誠也而以爲僞然則朱象乃其本真而堯舜出於矯飾乎且世之言性惡者皆以象藉口吾觀象之行事適足以見性之善不知其爲惡也象之謨蓋舜也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鬱陶之思以僞爲也忸怩之顏以誠發也欺形於言愧見於色象之本心固知僞之不可爲也其性豈不善哉使象而性惡則欺舜之言居之必安何愧之有乎易言天地之情則於戚言大用事則於恆至言天地之心必於復蓋方羣陰剝陽而至於六陰之地之道則於恆至言天地之心必於復蓋方羣陰剝陽而至於六陰之用事則天地之心或幾乎隱及一陽動於下有來復之象則天地

之心始可見矣人之誘於物也何異乎陰之剝陽及其俄然而復亦一陽之復也象之忸怩蓋其復性之際復則不妄至誠之道也善言性者當於復觀之

學論

爲學之道在於務實而專心務實則可用專心則有功此學之大要也畫地爲餅無救於饑紵絮三千無益於寒學而不務實其無用亦猶是也奕秋小數也專心致志而後有得承蜩末技也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學而能專心其有功亦猶是也古之學者用心貴乎至誠不以好高自欺操行貴乎篤實不以立異駭俗造道貴乎力行不以空言惑衆爲文貴乎濟用不以華藻相尙用其長不强其所短得於此不慕其在彼終其身而不倦世其業而不易是以學必可用而用則有功後之學者其才未必如古人也而欲爲古人不可到之事凡世之所謂可貴可尙者必欲兼取而盡爲之其學荒唐而無統其言誇誕而無當其行詭譎而不情其心矯僞而不慤平居聽其議論若無

所不能及措諸事業往往不及古人萬分之一此患起於好名而不專也三代盛時以德行道藝教民以詩書禮樂造士人皆自盡其才以力於學其大而爲聖人者固已無所不通其次爲賢爲士君子亦各以其所能表見於世下而醫卜祝史之流皆世其業雖至衰世其子孫猶能守先人之典籍各舉其職見於問答之間若卜偃知畢萬之後醫和視晉侯之疾史趙知絳老之年祝鮀言三叔之分皆後之賢士大夫有不能及其他若卜邴父史蘇醫緩之流發爲辭令蔚然可觀者又不可勝數彼見於春秋猶如此而況於先王之盛時乎吾夫子之設教也門人弟子或可使南面或可使治賦或可使爲宰或可使與賓客言皆至誠可用之學列爲四科若德行若言語若政事若文學皆得聖人之一體終身守之而不變孔門之學三代之學也厥後學者異於是矣數萬之辭五車之書雕蟲篆刻風雲月露之詞骯髒不經恢詭奇怪之說並行於世而學者之精神耗於虛文禮樂之制軍旅之事星氣律秣河渠地理之學射御卜筮術數技藝之家

日失其業而天下之治功日不及古求春秋之人才已不可得而況其他乎雖然無惑乎後之學者不及古也古之取士必曰真賢實能後世之取士乃專以無用之虛文古之用人必曰度德定位後世乃自百職至於三公使之更進而爲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是以浮僞之士類以大學自居實用之才多以固陋見笑嗚呼無惑乎後之學者不如古也

詩論

詩發乎民情而關乎風俗風俗衰則詩亡詩不作而王者之俗或幾乎熄矣先王知詩與風俗之相須也正心乎奧窔之間端本乎朝廷之上去奢崇儉而民趨於醇厚尊賢遠佞而民公其是非立師尹以引之表儀興賢能而使之長治四海之內萬國之衆漸摩乎仁義習熟乎禮樂道德一風俗同發言爲詩以歌詠上之德澤粹然一出於正乃以孟春之月道人振木鐸以采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王者巡狩之國亦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乃取其合於法度者